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

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六

藝文五

嘉定縣寶山縣附

國朝

松存遺稿 趙萼著

學圃亭稿 何平著

見聞隨筆 申艇著

友梅軒稿 盛萬紀著

南塘青青草 王霖汝著

東臯詩文集 王瑚著下同

握靈本草

萬全備急方

傷寒滙篇

雜症圓機

三通要錄

許自俊著下同

北征錄

敝貂錄

休寧縣志

潛壺集

司計全書

韞齋集

內外編纂

了公宗旨

鐵硯昔昔二吟

樂府指南

左氏提綱

讀史偶評

錦娛堂集

周陳叔著

小山集

吳康侯著下同

鐵庵集

懷閣詩草

沈巨仲著

西樓集

張鴻磐著下同

雪泥集

邵廬詩草

朱廷選著

鷗村詩選

鄭道寧著

西亭詩稿

吳屯侯著

無罪草

吳莊著下同

偶存篇

自吟稿

李更著

相杵吟

沈徵俊著

江東志

沈徵全著

巽言擬存

張昉著

或齋文稿

蘇著下同

易經傳義集約

三甲詩稿

周易纂註

朱奇穎著

經書正謬

馬舒著下同

簡堂學文

嘉定縣志

知縣趙昕撰

邑人陸時隆上趙令書略伏

不先同事分復下在諸生之列且事類各有分司不宜
越俎而代故雖朝夕勤勞終退焉自抑惟恐有蹈露才
揚己之失其中曲直顯晦恒不敢矯矯持議以一爲辨
折繼而聞之有私自進說于公而公復不詢于衆輒爲
更易邑人道諭乃稍囑噴噴矣夫邑人固有所指不
及于隆然隆亦纂修之人也能無狐悲况公旣屬之隆
矣隆顧諉云後所私易非我責也不以規則負于公者
實甚故敢略舉一二致塵左右伏惟虛心而俯聽焉蓋
誌災異意在修省於大飢大祲有善賑濟者非以德
以見災荒之歲不可無賑爲行政者取法焉耳今於康
熙十年辛亥六月一條之下公自手增賑局二十二所
用米四千六百四十七石濟飢民男孀九十七萬一千

八百七十九口無論米所從來人數虛否果皆實也近
于誇德矣無乃非宜城池一條下又自改增捐俸之外
多方設處夫修城之費去年排門書助之冊衆方曉曉
而志如此名實頗乖刺無乃非宜又有海鹽人家張元
陽以論兵隱東海著有方隅武備隆故表其姓氏列諸
流寓以與陳嘉燧諸人並傳而公故剛之隱逸朱國光
施粟施藥不受直崑山有道諸士儼爲之立傳在同里
者何敢復遺而公又剛之陳門李貞孝全志節且知大
體嚴永思王簡平皆爲作傳黃陶菴又爲題跋此烈婦
之可爲師範者而公又剛之不知公復何意或言公以
其子孫不與交際又無人焉爲之請託此鄙言隆未敢
全信但此災異城池隱逸節孝皆隆所專司一筆不敢
不慎苟以私意相紊亂不知者且以指隆其知者亦將
咎隆之聞言不能諫不爲復正也隆其能默默而已乎
又有隆本無預而不妨并言之者如圩圖一項以圩繫
圖以圖繫里邑有定里則里有坐圖嘉之爲里六百七
十有八則其爲圖也亦六百七十有八無疑矣載之志
書征賦編差遂有成額今戶供差冊爲圖七百有奇不
知何故而忽增以其不合于志書也議論紛然起矣將
以志書從徭冊則志書虛將以徭冊質志書則徭冊謬
纂修者不得已姑從舊額如韓志不知校讐又屬何人
書成竟有移圩者增圖者矣如此何以定徭役又學校

厓田在韓志既成以後募義捐助者今志正應開載以彰高誼不知何故一槩沒之爲善者其何以勸謝侯三賓名宦也書院厓田之下忽誣公以私賣厓田李侯資坤王侯議賢令也里猶占其祠不爲復其政蹟又削之後之仕者何所式小傳之後謂凡子孫不必贅及蓋以家乘私也邑志公也私者可聯綴子孫公者止於其人其子若孫有行蹟者寧自立傳而不必附名字於其祖父之末此說是矣然有可及而不及有不必及而反及之者將何以爲例風俗志不言鄉紳修身善俗者何方而但憂貧諸生雖波靡亦實有中流一柱者且復略之何以維風化此皆公所更易纂修者原本不知是也又人物志自啓禎以下時世先後失序者多古人論人必論世將何以攷據蘆蕩之於田賦雖百分之一然蕩區之強凌弱奸欺良其弊不堪而稱收課銀必加三必重等此他邑所不然而嘉獨甚局中有議一則亦刪之何以去弊是數端者各有所屬言之似乎非分因得所聞次及之隆五年在宇無一言干瀆今以身與局中不顧忌諱曉曉聒耳得無狂悖雖然使此邑之中猶有直道其人者誠賢侯之光美而隆之所以上獻我公者亦不甚凡俗焉耳

郭亭全集

陸時隆著下同

郭亭樂府

發潛錄

道類函

加編錄部所學錄陸隴其序云子淮嘉定之二年奉
曰吾爲吏無狀罷斥固宜但願爾民繼自今以往早完
官課無或後時耆民郁所學進曰吾儕小人非不知急
公之義也往者故明之時吾嘉民之完課常爲諸邑先
吏於茲者皆獲上考豈昔之民良而今之民頑耶蓋昔
賦輕而今賦重爾姑以康熙十二年之會計與萬歷四
十七年之賦役全書較之加增者蓋九萬有奇而自十
二年以後軍興之所增者不在焉然則此民安得不困
而賦安得不通豈其甘爲頑民哉因以其所轄加編錄
示予予閱之喟然歎息無以對也夫主持國政者未
不知民力之當恤也特以一事偶加未必病民不知今
歲加若干焉明歲加若干焉加者不可復減後者又復
議加積而計之民其能堪乎曩爾嘉定其土瘠民貧較
之明季日甚而賦之加多如此其死于催科與流離失
所者可勝計耶且夫九萬之中如地畝九釐之銀三庫

四部折色之增猶爲他邑所同若官布折色之驟增至二萬八千有奇省衛行役之驟增二萬六千有奇則嘉定所獨也他邑之增不至如嘉定之多而猶不堪命然則嘉定之民日困而逋日積何怪也方且流離轉死之是懼而何暇計其官之考成哉長此不已吾不知數年之後又當何如也或曰子不知今之軍需孔亟耶朝廷固無日不以百姓爲念苟四方底定自然漸次減除方將捐蘇松之浮糧去沿海之坍荒復九分考成之舊法豈特如萬歷所行而已哉子何憂焉而今則非當言之時也然子又有說焉夫民之困憊有旦夕不可待之勢而惜民者亦當隨時而爲之計故四方底定仁政盡行固斯民萬世之福也卽以目前計之亦宜斟酌于緩急之間調劑其輕重之平去其太甚而救其顛沛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焉則是編也固仁人愛國者所宜急進矣

孝經釋略 柯煥著

竹中吟稿 朱珩著

三儂嘯旨 汪价撰下同

中州雜俎

半舫詞

三儂贅人集

河南通志

草木春秋

嘉定縣續志

知縣陶在上著

旃檀閣風人稿

馬萬著

學易折衷

陸元輔著下同

十三經注疏類抄四十卷

陸嘉淑序曰名物器數先王禮樂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

所託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烟客家與中舍周臣爲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原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之文汗漫難出著賸隱與苦于考據別識之難也於是發凡起例爲之疏通裁

斷部分族居大而郊廟朝堂之制禮器樂數之品章以
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無不綜以綱維歸之條例
於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指掌而盡焉本
未兼該精粗咸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以往下此
亦可備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矣翼王
家壘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公路張茂仁邱子成唐
叔達徐汝康之流指不勝屈翼王又親爲黃陶菴先
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成而著書足以垂後也

續經籍考五卷

汪照序略國朝初吾邑之以經術著
者必推陸元輔翼王今學者所稱菊隱

先生是也先生於十三經之微言奧旨靡不甄綜條貫
汰說經家之破析而支裂者成注疏類鈔禮記陳氏集
說補正共若干卷嘗慨洪洲王氏續文獻通考藝文一
門之什籍作續經籍攷以正之書未及成而歿今求其
遺書體記集說補正久借刻於納蘭氏而注疏類鈔及
續經籍蒙本皆不可得惟菊隱詩鈔載處士范雲玉明
經輔銘選刻其十之一二其菊隱文稿十卷紀聞四冊
爲人所失因思魏晉六朝之殘缺者宋南渡以後好學
之士往往從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十三經之注疏史記
漢書文選注中鈎摘數條或數十條以存一種雖全帙
散佚而大略尙存爰仿其例于竹垞太史經義考內彙
錄成五卷仍其名曰續經籍考較先生當日彙本未知

又逸義許而其考厥之精博議
論之醇雅亦足想見其繁矣

菊隱先生詩文集

卷

陳珞序云菊隱先生抱道守

亮於百世之上采菊以自給人稱之爲菊隱先生云予
交于賢人君子衆矣大都聰明怪偉之士豪氣伉直不
屑以佔嗶爲業其有志好古則未必能援經據傳會
萃指要而爲之疏明其得失卽或如是矣未必能以古
人之已行者體諸身而勉之又未必能見之于詩與文
之中以炳耀其聲華也蓋當世之學者如是其難也而
默庵則不然綜其爲人孝友于兄弟篤于師友外無町
畦中無城府夸世釣奇不屑爲也其讀書也向夜則然
燈帷帳擁被匡坐先朗誦數百通章句爛熟而義理自
出書則手鈔法疏條分縷析鈞貫成編而一斷以己意
其詩則以穩順聲勢爲主然後吐爲金石之音江河之
氣其文則原本六經兩漢而上下馳騁於歐蘇大家之
間由是觀之可謂好古而能疏明其得失者也以古人
之行善其身者也以其所得出之而見於聲華者也

菊隱紀聞

思誠錄

黃淳耀序云交道之衰久矣高者不道門啞詩
文下者乃至敬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

以取悅或厚貌深情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
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王午春有同志
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前輩則有高叔英友人則唐
聖舉陳義扶蘇翁聲夏啓霖門生則陸翼王張德符高
德邁侯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含兄弟暨吾弟偉恭也
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
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
講論切懇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
月異而翼王以敦篤之姿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恐
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經指摘立自
刻責飲食俱忘今歲之春取思誠名其日記而乞余數
言爲勗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
誠也擇善固執弗得弗措勉然之誠也四者雖有不
然由勉然以進于自然盡在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
已矣今之學者未能及身而誠性與天合漫云不假思
爲可以坐臻斯道告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
以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
以思爲要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昔謝上蔡見伊川
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則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
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
其類有泚故後來不致流于禪學劉元城事溫公凡五

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易之
及退而櫟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予看者多
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蔡之明敏與元城之剛毅
百倍于今之人也然猶精思殫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
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
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難遠而於立社之意無負
矣翼王勉乎哉

合訂剛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 舊本題納蘭性德編
元輔性德歿後徐乾學刻入九經解始
署性德之名莫之詳也性德原作成德

萍菴集

時采著

隱齋集

黃垓著

續練音集

蘇融著

勞安集

浦鵬著

四書集解見心錄

朱璿著

四書叅 陸元鼎著

方瓢詩草 張懿實著

杜詩解意辨質 朱瀚著下同

寒香集

勤齋考道錄 諸士儼著

壽芝堂集 時炳著下同

周易解

南塘詩文集 金恕著

衡霞山人集 李聖芝著

錄引齋稿 吳熙若著

紺寒亭詩集十卷文集四卷 趙俞撰下同俞所自編詩格極爲道上但才鋒太銳

直隸太倉州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少一唱三嘆之致文則縱筆而成傷於平易又不及其
詩張雲章序略云吾邑趙先生蒙泉幼習爲詩見者
驚其才傑已而稍稍奪於舉子業旣成進士乃肆力焉
數年之中若水涌而出不容以抑遏其沉雄浩博怪
奇偉麗千彙萬狀乍合乍離而又精之以陶鍊疏之以
脈絡推其意直欲如介甫所謂至乎杜而後爲詩者乙
亥丙子之交余與先生同客京師時姜編修西溟唐考
功東江惠庶常研谿湯給事西厓查庶常夏編修重德
尹侍講聲山楊編修顧修亮工及同邑孫中允松
給事西齋宮貢士友鹿錢編修亮工及同邑孫中允松
坪之十數公者皆方今詩人之豪也唱酬往復風雅互
作而其間氣道力健足以追躡少陵者必推蒙泉又數
年先生梓其集問世而屬序於余余謂景文之學杜以
其形而蒙泉以其神形之肖者不離乎聲音笑貌而神
之肖者淺之在氣體深之在性情一則求其似而人易
見之一則不沾沾求似而議者自有得其深也西溟數
公與向之獻古仲默牧齋孟陽其言論之足爲輕重者
吾不知後之視今爲何如而以蒙泉爲善學杜非余之
私言也之數公之言也余特爲之掣量於景文
氏而以爲猶有短長焉讀是集者當必能辨之

治陶事實

秋左堂詩集六卷詞四卷續集三卷孫致彌撰下同致中張鳴神朱厚章得抄本於戴幾家始選而刻之詞凡三種曰別花餘事門海汧曰初琴皆其門人樓儼所定續集附詞後則未詳何人編次也致彌以書名得董其昌之法詩則以跌宕流逸爲長而率易亦所不免張鳴神序略云學士爲人不沾沾細行而重然諾急朋友假貸於人入手輒盡故家常貧而懷抱灑落不稍判於憂患之餘風流宏長至今尙可想見也學士詩聲調格律以盛唐爲宗而雄放揮灑時出東坡放翁之間吾邑婁唐諸公而下殆不多見也平生不自收拾散佚良多南邨戴丈集而藏之獨得其全令子機又攜抄本示予且請選定予與朱子以載共披讀之掇其尤可愛者另爲六卷以便諷詠焉其性情流溢筆墨飛動之槩亦略具于是矣

朝鮮採風錄

未申詩草

詞譜

侶蛩遺音

張大受撰下同

匠門集

匠門書屋文集

蘭岫詩草

張士琦撰下同
按士琦字天申蘭岫其自

云君明臣良父卽奇之長工吟詠所爲詩壘鬱悲壯多
激昂之氣詩草一冊其兄大受選而序之共四百餘首
不分卷數考士琦所交如萬季野朱錫嘯顧俠君史干
里等皆一時名士故朋友投贈之作頗多詠史弔古之
作亦十有四五然曝書亭集載有士琦聯句
數首而集中俱未錄入知其刪棄者尙多也

稽存艸

秋山艸

爾雅堂詩集

王晦著下同

齊年堂四六集

蕭雲堂文集

約分齋續集

聖宗集要

申毓來著

樂山全集

侯國著下同

鳳阿山房集

經世導源錄

野乘彙編

煮石山房稿

張僧乙著下同

東樂園詩

鹿樵生詩稿

朱昂著

晴香閣集

汪楷著下同

雪菴詩話

榮贈樓集

沈良沈文明著

談菊軒詩稿

奚士柱著

硯亭詩草

秦偕著

杏耕堂詩集

沈伊沂著

貽續堂集

顏鑄著

得筆齋詩集

顏鎮著

樸村文集二十四卷

張雲章著下同陳鵬年序云昔

能窮人窮乃益工耳予謂於文亦然方其援巍科登臚仕日敝敝于簿書期會有靡盬之憂而無暇居之暇誰復能懷鉛握槊而求工於文惟掘穴窮巷之士進無所設施退不甘與萬物遷化於是邈目前之務營千載之功乘其時力之所得爲縱橫馳騁于古今上下之間迨其久也沉淪濃郁發爲文章乃卓然成家而不囿於流

俗由是言之文非待窮而工窮者之於文其時與力嘗
相爲給爾膠水張子漢瞻所稱工於文者也其名久噪
吳中顧吳中之以文鳴成藝科鹽土而去者不可勝數
而漢瞻猶然故吾也比于來守是那亟進而詢之乃書
其所爲文若干篇以進于既卒讀因喟然曰張子其窮
矣乎雖然窮何病窮然後見張子向使張子早得志於
時有綴芥之職務以果其身其文必不能精詰若此若
此者豈非其時與力爲之于按吳中之雄于文者遠不
具論勝代則有震川本朝則有鈍翁然震川久困公
車乃能屏居絕迹淹綵百代以成一家之言鈍翁亦淡
於仕進早年拂衣歸夷峰山中而著書益富兩先生既
成進士列仕版不若漢瞻之窮而文之工也未嘗不成
於失意之時與夫窮居之力今漢瞻之時與力疑較多
于前人由是而力爲焉不止吾未見其文之不可若也
而況兩先生乎至自謂此生不有聞于斯道不可以爲
文而不得爲韓爲歐非吾所病也此其所見更有超于
語言文字之外者于載之功又不在于彼而在此吾將
安測其所至哉聊以此言復之以致其愛慕之意云

南北史摘要

楞園詩集 王度著

文選旁訓 時埜授著

醫學慎術 俞堅著

公歸集 陳紹馨輯著

杜詩筏喻 楊世清著

德徵錄 殷閔之著

歷代史論 朱偉著

濟生集 八卷 秦鑑著

功行錄廣義 李燕奇撰 陸隴其序云聖賢之書勸善以義集或以禍休而戒同夫禍福之于善惡猶影之于形也君子窮理不衡數而其教人未有不兼言禍福者也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不肖其見於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豈不以欲福而爲善不以畏禍而不爲惡而夫子猶曰君子懷刑是以聖賢自勉而恒

以不肖自防也嗚乎此其所以爲君子與周禮司徒掌邦教以擾安邦國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三物以與之入刑以糾之月吉而始和歲終而受會鄉州黨族閭比之中莫不以時而讀法故其爲教也有本有根博而貫簡而詳蕩蕩焉平平焉無細碎蔓衍之說而其時之人亦但以爲道而不以爲利知畏法而不知畏天吉凶休咎之說僅見於聖君賢相之詰諫而非所以爲教民之具明明斐常絕地天通此其所以爲盛也聖賢不作教化不明法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慝惟天之報施終古不易以濟人之所不及而又不能無盈縮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原始要終不失果黍而當時鮮不以爲杳渺而不可知蓋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變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微而變者又不能以天下信則中人以下將無所畏而靡所不爲仁人君子能無憂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述其福善禍淫之迹而備著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家懸一律令于屋漏之中戶置一鉄鉞於衽席之上使覓者惕然于心以去其所疑而堅其所畏雖其言若屑屑焉而離類析歸鈞深索憲略顯惡而嚴隱慝其察物也無遁形可不謂慎獨之助與宋之季也而感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王道

不明于上而夫子作春秋此固非盛世之所宜有也雖然既已有作則雖盛世有所不廢又豈獨不廢而已必將爲之敷暢其說擴其所未備闡其所未至以丁寧天下之耳目而惟恐其不信以從是亦仁人君子之心也嗽邑李子孫奇字九蘭所輯功行錄廣義蓋本功過格而敷暢其說者余甚敬其用心之厚用力之勤也嗚乎士君子得志於時身任民物之責舉先王之教而明之大綱舉萬目張無取乎蔓衍細碎之說而所以勸戒人者亦不俟乎天降之威福則是書可以不作今李子既不得志於時蘊其意而無所發蒿目而不能已于言而又欲其言之大且深以無所發蒿目而不能已于言所易信之書廣爲衍說平易樸茂不飾不文而勤懇曲至應規矩矩期無失於聖賢之意而後已昔賢有云不爲良相則願爲良醫李子之書其亦世之藥石與假令李子得有爲之所就果當何如也

李先五詩序

卷

李廷樞

陸隴其

序云予在粵城

陽邱藏以李子先五詩集見貽且爲請序因嘆予之不能知李子有如此詩矣李子雖今之人乎其詩則固有可采者或見其豔發滄鬱則以爲其才偶也見其頓挫渾脫則以爲其法敏也見其鴻博雄肆而不竭則以

爲其學贍而思深也是則然矣而皆不足以盡李子吾
之所以取李子者以其品與養耳李子少壯著書評騭
諸家生不出里巷四方名賢時招致芥雪樓樽酒問業
絕無裘馬聲色之娛以亂其情則其品與所養可知矣
今日有李子意吾之所謂詩之不沒于人之心
者乎藏嶽試爲我問先五抑更有進焉者與

目中錄

徐星譽著

芥軒集

沈逸著下同

四餘詩草

蘇齋集

顧荃著下同

問槎艸

學吟艸

張易著

南村集

戴鑑著下同

嘉定詩徵

采蘭堂詩稿 鄭觀衮著

周禮旁訓 時敘著 下同

增訂四書備考

學庸順文 李實著

孝友堂詩稿八卷

張詩撰下同 張鵬翀序云杜陵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蓋古人

胸次不屑屑以語言文字見長故其感於志而形于言者能使人讀其辭而觸發于不自知其如其中之無物而飾爲靡蔓之辭雖新奇可喜一再覽之索然無有餘味矣我叔何庵先生之詩發于其中之自然而無所雕飾者故能絕去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豈與夫儷青纓白者爭一字一句之奇哉先生嘗以翀爲知言有所作輒命其通懷無我如此卽先生之胸次可想見矣

屈子貫

何菴集

四書類編十卷

錢民著下同

論學書二十四卷

存養屢文集八卷

周易玩占二卷

王梓著下同

周易管窺二卷

崑林詩集二卷

吳曉跋云余不能詩而竊喜論詩嘗記

陳去非亦云唐人皆苦思作詩至有句向夜深得苦在心從
天外歸之目故唐之末季詩人類多窮士皆以刻琢窮
苦之言爲工非可區區規撫塗澤而已也近日弱竊摹
擬之習稍稍論正而種子猶存獨王子密林神情孤往
不屑追琢時好以此不顧人知而世竟少知之者昌黎
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驚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宋人亦以初嘗訝苦硬久味極雄森稱之至于贊方雄
飛者輒云嘉肴自將不吮餘雋合數公之言而崑林之
論定矣

魯林二集二卷

汪安序云余初得魯林詩稿讀之雄深

劉子曰此吾執友孝移王先生所作先生著述甚富不

獨詩詩亦漱沐有課幾充棟不獨此一齋余駭其學之

博急思一識其面乙未春始接見于劉子齋中淵淳岳

峙古貌巖然既而時同劉子過余則高談雄辯竟日夜

不倦叩其學仰觀俯察釋典元修奇王岐黃百家諸子

頓五指而數之溯源竟委繩貫鉤連幾河漢而無極也

李青蓮云有才無命甘於後時鄭康年之族甲吳中先生

又爲內三先生詰詞兩兄皆名孝廉年少負才承藉家

世一時名公卿無不思網羅及之使先生少自屈損青

雲可以立致顧嘗一至京師卽掉臂以去甘自放于

荒江寂寞之濱嘯歌適意不求聞達蓋其自得深則視

世趣也日淡磨礪於道義者精則雖有搖之者而亦不

爲之動卽其長言短咏莫不歸根於性命針砭乎流俗

絕非無所爲而發者則其爲人可知矣先生既無志于

當世著易說數卷談天地事物之變出新意于程朱諸

解之外而又入於詭辭可決其必傳其他成帙者尤

多顧其情興所觸輒見于詩而懶不自收拾余懼其久

而散失也爲索其近年所作採掇其什之二三付諸剞

劂蓋于先生之詩且不能盡而况他著述乎哉聊以播

之同好使知吾吳有先生其人設有大力者可以負之

而題必將傾倒隨行以求不朽余此刻其乘韋之先乎
刻既成沿舊名顏之曰慰林二集時康熙丁酉五月上
澣

詩經纂註 錢昇著

貧谷集 施麟瑞著

晚江吟稿 印德建著

峰秀閣詩草 歸梁著下同

纂補詩經註

諸史雜鈔

補亭詩集 王晦著

心印正說三十四卷

吳台碩撰下同台碩字位三陸

以學術治功之要分立篇目而各爲論以發明之凡三
十四類每類又各有子目於洛閩緒言及歷代史論多

藝文

所徵引又間有註釋不知何人所增入其曰心印當取
心心相印之義然二字乃佛語非儒語也其說存二篇
則仿序卦傳體述其次第亦涉擬經
陸隴其爲之作序不一糾正何耶

成齋文集

性理大全辨要 王晉陸著

柳村詩集 印德藻著

蔚庭詩稿 陸宗澗著

朱子語類纂要 顧韓著

多聞擇善 金造士著

對雲閣詩詞 侯永著

筠岐詩文集 施燧著

曼衍雜存稿 王敬銘著下同

未品詩錄

藏霞居詩鈔五卷

陳國彥著

拔國彥字鈞遜邑諸生

槎溪志稿

楊志達著

練川野錄

秦立著

笏峰詩草

陸縉著

離騷路

王箴著

端平子集

陸珊著

晚晴軒稿

王新銘著

吹幽小草

金邁著

月悔草

黃裳著

續小名錄

顏聿藻著

小學約說 秦煒著

仙客詩草 曹溪著

僅存草 金奏鈞著

孝善同聲錄 顧著

練音集補七卷

王輔銘編下同初明翟校嘗以嘉定代

後迄於宏治合

有作者而詩篇多散逸因採宋天聖以

者所作中四卷

則邑人之詩第一卷爲宦志皆官于嘉定

覽諸人第七卷

爲外卷則釋道之作也其後板毀於倭

僅存抄本補錄

以其尚有遺缺因搜採釐訂補入三十

四人其原有姓

氏而詩什未備更加補輯者又二十六

人原本每人各

著出處本末輔銘間採他書附之如楊

之彛嘗爲都統

制官非真釋子校誤載入方外中

亦爲聚正其日

練音者因嘉定本古之練郝市也

明練音續集九

卷張雲章序云翟貢士校倡爲練音自

操觚染翰思以所長自見者又數倍之非有從而掇拾

其後則若減若

沒可勝道哉王于翌思有刪焉因其外

祖湯奄蘇文會輯而未成者廣搜博採有年舉凡仕宦之族幽潛之士平時所號爲讀書彙言者無不攬括而會粹之其用心可謂公矣其爲功亦已勤矣且於外禮未成之書有以成之翟貢士之倡始於前者有以續之其有光於吾邑之文獻何如哉

國朝練音集十二卷

輔銘既輯補翟校練音集復採

官師至方外共三百人其體例略仿翟校原本惟閨秀一類爲輔銘所增至校凡例其人尚存者不錄深合古法而輔銘此集第一卷所載見存者至三十六人并及其子所作亦視校原本較爲泛濫矣沈德潛序云練音集前明翟博士校纂輯嘉定諸人士詩也翟爲成宏時人正嘉以下闕如如齋王先生續成十有二卷矣既復輯國朝練音成初集二集卷帙與前集同潛惟古人選詩之旨有二有詩爲主而人從之者重在詩也有

人爲主而詩從之者重在人也今先生所輯於前明則戰功如任司馬文章如歸太僕忠貞如侯太常耶烈則若黃進士陶庵昆弟而於國朝則如陸清獻理學以下多高文峻節泉石激清之士旣以人爲重矣而所選之詩亦復舒文載實而不惟緣情綺靡之是尙蓋人爲主而未嘗不兼重乎詩也前明選一方之詩者惟趙氏

中州風雅爲最以北地李氏信陽何氏望之孟氏茂秦謝氏諸公皆深於詩教者也然祇及數公之詩未足繫中州人士之備今集中采取編及諸賢俾讀者俯仰憑弔間有以知棟川風土人物之厚而當代重熙累洽風教之遠被海隅者一展卷而如或遇焉視中州風雅爲較賢已至選詩體例及發潛闡幽之旨見於先生自序及凡例中不附贅焉
乾隆七年壬戌秋七月

如齋詩稿

葯亭詩集 朱厚章著

續茶經三卷附錄一卷

陸廷燦撰廷燦字秩昭嘉定人官崇安知縣候補主事自唐以來茶品推武夷武夷山在崇安境故廷燦官是縣時習知其說創爲草稿歸田後訂輯成篇冠以陸羽茶經原本而從其原目採摭諸書以續之上卷續其一分三子卷下之

之具三之造中卷續其四之器下卷自分三子卷下之上續其五之煮六之飲下之中續其七之事八之出下之下續其九之略十之圖而以歷代茶法附爲末卷則原目所無廷燦補之也自唐以來閱數百載凡產茶之地煮茶之法業已歷代不同卽烹煮器具亦古今多異

故陸羽所述其書雖古而其法多不可行於今
一訂定補遺顧切實用所作南都題筆引李日華
軒雜綴五臺山東泉一條自稱此書失載補錄於後
搜採可謂勤矣錄而存之亦足以資考訂至於陸羽
本廷燦雖用以弁首而其書久已別行未可以續補
之書掩其原目故今刊去不載惟錄廷燦之書
藝菊志八卷廷燦居南都鎮在槎溪之上藝菊教廣王
微菊事以作此志凡分六類曰考曰品曰法曰文曰
法曰文曰詩曰詞而以其家居時取平日所見間雜錄
南邨隨筆六卷此其家居時取平日所見間雜錄之而
取尤多蓋廷燦爲士正與弟之門人故其議論皆本之
池北偶談琦廊隨筆諸書而略推廣之其中如祥古人之
之登高不獨重九開元寺紙簾跨於磁甃諸條亦頗見
新意至其載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員乃後漢之制不知
前漢則其數較倍推梁蕭子顯之同姓名錄
不知子顯書世已無傳考據亦時有未審也
南華詩鈔卷張鳴神著按南華詩有進呈詩賡和集
紀遊後集使演集鶴天集傳宣集雙清集雙清閣集接
葉亭稿清真酬唱集奉使記思詩消寒詩紀遊集紀

遊二象北遊集春歸集凡二十集沈德潛跋云南華張
先生官於朝矣人因其氣之清品之潔才之敏以仙
稱之南華亦自以爲仙弗却也愛佳山水裏糧往游糧
盡而返無繫戀喜亦不求務人客至常設饌飯客辭
亦不强留爲人作畫十數紙頃刻盡或終歲不可得
其生平取適而已長有韻語興到每得三四十篇皆
衆詞臣試殿廷未亭午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
之果然子偶於座間見其味鴈字律體詩不半日上
下平韻俱就卽於座間見其味鴈字律體詩不半日上
論畫謂右丞董巨蕭散閒逸全以韻勝後代精工屢
無一筆無成轍然彌近彌遠指點照畫理無非詩趣
所得評者不能異辭或曰南華金門大隱似東方生或
曰豪氣如太白或曰起曠似子瞻而齊物我忘寵辱仍
是漆園散仙讀南華詩者遇之人間煙火外可也乾隆
五年春仲

五經人物攷四十卷 錢松著

十一硯山房詩鈔十卷

金洪鈺撰下同案有小松選曹
奉使中州嶺西冰蘖朝天顯江

政暇江潭
讀雲諸集

驢背草

四靈詩逸

嶺西奏議

案洪銓在廣東學政任內題奏事件凡十通外附稽勲郎中任陳教養事宜一通

芝山詩文集

馮致芳著

米堆山人詩鈔

張揆方著

西巖詩鈔

時鈞轍著下同

西巖文鈔

野庵詩鈔四卷

金惟駿撰朱厚章序云金子昂千年少自遠識出所作詩一編駭余余閱之

寄託遙深意致闊逸蒼樸如老成人峭僻如單寒士其意不欲苟作故無浮豔甜美之詞余喜其去俗甚遠則

造古愈近進而不止風雅之興有屬矣雅松稟貞性遂

千層霄駒馬負俊才自致千里無他精靈在也余終歲

危危窮而未工雖有志希古終以未能顧言爲愧昂干

宜于向上一闕求之探接靈脈鼓盪正聲噓吸菁英裒

直隸太倉州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九

緒元氣使見者因昂干之詩而証余言爲非謬豈非余之厚幸哉南華太史大雅扶輪夙具公鑒昂十試以詩質之必有欣然相賞者決不以余爲阿私所好也雍正庚戌仲秋

臥游齋集古印譜

閒樓小草八卷

張鵬翀序略云閒樓王
居城北婁溪里弱冠從

閒樓小草八卷 王鈞著下同 張鵬翀序略云閒樓王君余同憲友也 居城北婁溪里弱冠從余先叔何庵先生遊攻舉業英氣勃發卓犖不羣問爲韻語卽以清雋見賞於師長旣補博士員屢蹟場屋因益搜討古今究心詩學日與同里二三知己評花賭酒分題拈韻然祇以陶寫性情寄托興會初無求知當世之意蓋狷潔自好落落難合其性然也今歲春暮君之高足德紹李生入都出一編以告余曰此吾師自選詩草吾同門將壽諸梨棗乞一言以弁其首余受而讀之見其氣骨秀潤法度謹嚴刻畫不入纖巧典麗非比餽餽未嘗規榘唐宋一家而命意造句正有可以與古爲比者也余故樂爲之敘以復李生且以慰吾憲友也

壬戌
夏
四
月乙

問樓續草三卷

迂齋學吟二卷

王受恒著 張揆方序云子與聖陶王君爲總角交而遂耳熟其小阮道久之

詩名而猶未識之也今過叟溪登眺開樓而道久隨其
叔父而揖于下深愧其執禮之甚謹焉越日道久以迂
齋吟草屬子遴選子覽卷帙真然而嘆卅年前之耳熟
其詩名良非偶然也我嚶嚶溪前輩有李長蘅綸仲叔
姪一家之中相爲師友几檀園猗園互相鶻吟名諸生
什傳於人口其流風餘韻可想見也今道久以名諸生
而性耽哦咏凡有里社如招隱軒半弓亭之燕集相招
必偕其老阮以往勞箋磨墨矢口而吟以是詩益多而
日益工良有以也迂齋之作大雅不羣往往與老阮之
間樓吟稿互相印合而不失一家之詩法非綸仲可比
者而子尤亟賞其詩愛聞仙瘦書憐坡老肥之句天然
工妙卽此十字須千古矣又況集中佳句不勝臚舉也
哉然則閒樓迂齋兩集他日同編合刻使人知叔姪詩
學之淵源出於一家永爲故事是非入之詩話而令人
羨慕興起之不暇也耶 甲戌九月

字學海珠四卷

錢王炯著下同

星命瑣言二卷

振鐸一卷

曹桂芳序云吾師書文先生撰振鐸一編受

已治人之要而不談理氣心性之奧欲便初學也多範
世訓俗之言而不及禍福災祥之說懼雜二氏也先生
嘗語人曰人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皆自性分中
求吾還吾性之固有而此心自適此身自泰身與心泰
且適焉境遇夷險聽之于天何必計及於報應苟惕於
報應而爲善則善反爲利名所牽且使報應或爽將善
亦可以不以爲善乎其言如此故其爲書條舉縷悉莫非切
于日用之實先生既身體而力行之又以已所得力者
傳之天下後世後之學者熟讀深思由下學以
幾上達則是書之成豈特足爲韓贖之振已哉
能爾端印譜六卷錢楨著下同按楨字寧周號滄州歲貢生

篆書集略十卷

吾友子齋詩鈔二十卷

張錫爵撰下同是集前有雍正

其舊稿而作又有乾隆辛酉朱稱孫章序題曰原序蓋爲
作其詩酷摹王士正往往得其一體其齋名吾友子者
取杜甫岳麓寺詩山花山鳥吾友于語也自序云吾
友子齋者予讀書之所也庭羅山石雜蒔花藥古桂

立園圖如蓋時鳥問關飛鳴上下顧而樂之偶有吟詠
付梓人刻于雍正己酉年問者卷帙寥寥時將北遊家
南華宮詹朱荊亭徵君爲予刪定也刻於乾隆庚申以
後者十二卷吳門沈歸愚宗伯爲予刪定也二十年來
積詩頗多今歲孟春十年七十有一衰病杜門朋友略
盡因取已刻未刻諸詩彙爲一編重加沙汰存詩一千
四百餘首釐爲二十卷命孫輩繕寫藏諸家塾敝帚
自珍乎蓋深悔日力之費于此也嗣後但當扶筇流憩
藥鳥看花爲太平之幸民而已豈能復疲精耗神於語
言文字之間哉
乾隆癸未人日

鈍閒文鈔二十卷

王鳴盛序略云擔翁張先生我邑宿儒踴厲詞場名滿江湖者數十年所

著詩歌久爲藝苑職志而其古文詞尤工蓋深有得于
鄉先生之緒論而不屑爲俗學所惑者也抑竊有進焉
夫文章宗派固隨時轉移而論者又復入主出奴言人
人殊吾有一言以折之則曰讀書與不讀書而已矣啞
謂唐以後書不必讀夫崆峒固不讀唐以後書而亦
何嘗讀唐以前書乎若震川及汪鈍翁二先生之文非
多讀書莫能爲也則兩家之優劣已判然矣擔翁先生
研經博物傾液漱芳年逾七袞猶稽攷無倦其積於學
直隸大興人日

昔深以純故其發於文者闕以肆而豈若割肚無膏接
賜無字徒勦襲選本之餘唾以爲文者哉予生也晚居
鄉里中落落無所向游宦三十載新交雖多求文章卓
然可傳者尚未之見如先生之學老文鉅歸然如魯靈
光庶可以畱前輩之典型于未墜也與爰
拜手而序之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冬日
咫聞錄六卷自序云余性喜讀書而老善遺忘爰遵昔
人陸筆劄記之例凡前言往行可以陶淑
身心名物象數可以裨益見聞暨一切奇踪逸軌可以
資談塵之助者輒掌錄之今年仲夏淫雨決月閉門無
事因取前後所錄重加校勘釐爲六卷咫聞旣多漫
無倫次藏諸家塾不足示外人也乾隆辛巳六月

晚盥廬文鈔

王虛亭遺稿

王爾達撰

惺齋詩鈔三卷

湯咸一著

望仙橋志四卷

錢桂發著下同

養新堂詩稿十卷

澳門記略二卷

印光任張汝霖同撰按光任字獻昌寶山人官至太平府知府汝霖字芸墅

宣城人由拔貢生官至澳門同知考濠鏡澳之名見於明史其南有四山離立海水交貫成十字曰十字門今稱澳門屬香山縣乾隆九年始置澳門同知光任沙霖相繼爲此職光任初作是書未竟至汝霖乃踵成之凡爲三篇首此職次官守次澳番形勢篇爲圖十二澳番篇爲圖六考明史地理志祇載南頭屯門雞栖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考萬山零丁洋澳諸名與虎頭山關之類其他皆未記其詳此書于山海之險要防禦之得失言之最悉蓋史舉大綱志詳細目載筆者各有體裁焉耳

嘉樹園詩文集

葉昱著下同

閒窗誌略

讀史論鈔

燕翼堂集

張陳典著

蓉鏡堂日鈔

曹桂芳撰下同

吟巢漫稿

資治通鑑備編三百卷

素倬撰下同自序云有朱涑水

鑑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綜雜史諸書二百二十家集
而成書先後有倫精粗畢貫所謂文簡而事核良不評
已獨是其書托始于命三晉大夫爲諸侯競競於名分
之論而其後乃帝魏而寇漢帝朱梁而寇河東存武氏
之年黜中宗之號仿春秋而兼取諸史之長目倣左氏
綱目所爲作也綱仿春秋而兼取諸史之長目倣左氏
而會摘諸儒之粹昭聖君賢相之功著亂臣賊子之罪
繼麟經而起者莫良於是雖然涑水之鑑其事固詳而
特悟正自不少不特勸懲之未盡其誼也其間或疎漏
而未精或紊雜而多駁一人也而分爲兩人者有之兩
人也而合爲一人者有之一事也而分爲兩事者有之
始移甲換乙以彼作此者有之若屈原四皓之見削姚
崇十事之不取昔人已有言之者則謂之未備也亦宜
紫陽起而釐訂之程量萬品而嚴一言揮霍三長而謹
一字若法吏之推若國老之斷不啻鑒之去其翳不啻
衣之滌其垢無如傳刻歲久間有紕繆甚之去其翳不
著凡例提要不相符合是以後人疑之有考異考證之
作兩存其說終莫能定蓋凡例提要係紫陽親筆以授

門人使據之纂集及書既成再加筆削隨事立文不無
參錯至其爲目則大加芟除僅存涑水之五六缺略實
所不免欲求其備得乎余向讀是書往往不能無歎爰
于三餘錄中輯閩史十二卷迄歸自滇南窮居無事乃
殫日夜之力廣爲搜討嚴加去取宗紫陽以揭義祖涑
水以彙事覈其舛剛其美名曰資治通鑑備編敢曰自
成一家竊意於涑水紫陽二公之筆削不無小補或曰
予於是編刪損多於補益備於何有餘應之曰子殆未
取命名之意而原之也其名曰資治者謂其有資於治
天下豈謂其有資于見聞彼夫章疏論說非童蒙所誦
習卽藝苑之卮言何必備官爵黜陟邊陲小寇纖微災
害非有關於理亂者則無庸備一人一家之事紀傳之
所必詳編年之所節取縱馳騁捭闔恣威淋漓令人神
驚心駭而不足以善治術則又何用備焉是卽以數字
該括數言以數語包舉數十句要不害其爲備也宋
儒進唐書有云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此編或庶幾焉

三餘前錄六十卷

三餘後錄六十卷

三餘續錄三十卷

三餘補錄十二卷

三餘雜錄十六卷

詩集三卷

文集三卷

續詩集四卷

續文集三卷

雜著五卷

別集十五卷

求志錄四十卷

三餘咀含一百卷

歷朝文選二十四卷

歷朝詩選二十四卷

日記五十二卷

按仲自題目錄云初學日記三卷自戊

丁酉秋止

安懷日記二卷丁酉鄉試下第後取唐人且

安懷抱真惻悵之義

至辛丑夏止泣血日記一卷自辛

丑夏遭終天之變

至癸卯秋止泥蟠日記十二卷自癸

卯秋至甲辰館黃渡

乙丑丙午家居丁未至丙辰夏館

南翔如尺蠖之蟠泥也

南園日記一卷自丁巳二月至己未三月

丁巳正月止

會試日記三卷自丁巳二月至己未三月

止南歸日記一卷

自庚申七月至壬戌三月止遊趙日記一卷自

記三卷自庚申七月至壬戌三月止

遊趙日記一卷自庚申七月至壬戌三月止

日記一卷自壬戌九月至癸亥十一月止

旅齋日記二

卷自癸亥十二月寓長清甲子二月抵海豐至丙寅十二月止

止癸丑十二月寓長清甲子二月抵海豐至丙寅十二月止

止癸丑十二月寓長清甲子二月抵海豐至丙寅十二月止

止癸丑十二月寓長清甲子二月抵海豐至丙寅十二月止

卷自戊辰九月由京復抵海豐至己巳四月止書院日

記五卷自己巳五月至癸酉八月止再歸日記一卷自

癸酉九月至甲戌八月止

需次日記二卷自丙子十一月至丁丑

主丙子十月止

捧檄日記二卷自丁丑五月至戊寅七月止解

五月止

江日記三卷自丁丑五月至戊寅七月止解

雜日記三卷自戊寅
八月至己卯十月止

滇黔雜詠一卷

宦途始末一卷

政務紀要一卷

仕學雜記一卷

江川志略一卷

滇黔雜記一卷

九溪雜記一卷

金蘭譜三卷

按倬自題云自甲午采芹兩辰發解同鄉
贈送戊辰登第名公致賀以至雷京履趙

歷齊遊宴唱和詩文
共一百八十五首

恤災末議一卷

按倬自題云壬子大飢與蔣君鳴吉細
商賑恤之術前冠以序文後餘議共二

十有
一則

壽治政蹟一卷

按倬自題云字鶴來周表叔壽州任內事二十二則

歸田雜咏

按倬自題云自江州畱別諸同僚暨紳士父老以及歸途覽物興懷之作共八十七首

歷朝詩餘選六卷

南窗夢

按倬自題云甲午歲以乏資不得與鄉試醉後夢髣髴郎鄧南柯醒後乃敷衍成編

抱陽毓秀

抱陽山名在完縣係劉松亭所居

岡西吟草五卷

朱桓著

無傲塾課二十卷

王簡著下同

四書叅宗

槎溪里志十卷

張承先著

安亭江志五卷

孫岱著下同

震川先生年譜汪烜序云歸太僕震川先生文集傳於載明史及郡縣志而行狀行述墓志墓表紀載尤詳惟年譜則闕而未備此孫君守中之所爲作也攷先生生際嘉隆間名位未及大顯措施未及大究然其讀書安亭江上論易圖訂尚書辨禮經悟春秋之微揆詩人時雖未見施行後之遵其法者靡然嚮風又條陳世務當用古教化法湖山爲之肅清則所稱立德立功立言者先生有焉守中居安亭距先生讀書於荒江寂寞之濱攜而近聞風欣慕與二三同學講習於荒江寂寞之濱攜推舊聞采本傳行狀行述墓志墓表排續事行譜之以年其用意可不謂勤乎余嘗讀唐宋人別集有年譜者無慮數十家徽國文公年譜盧壯父刻於瑞陽郡均又行續刻而公之八世孫洵與澍取國子監所刊行狀與葵原所刻年譜及徽州建寧世系訂其紕繆補其遺闕合爲一書十二世孫鍾文又溯唐宋茶院公以來支派纂紀本末以及公之生平事蹟歷代衰典釋後賢紀述分爲十三門曰考亭朱氏文獻全譜詳略殊備儲藏家每並存之譜以人重如此守中是編事核文直兼仿山谷年譜例以詩文目繫編年之下俾先生之道與文久而愈尊行與呂大防程俱洪興祖三家之譜南豐何杓之

譜眉山三君子并示後學爲無窮之傳矣近世儒者言吳人香火情深輒阿好其鄉前輩若守中之於先生雖謂之阿其所好亦所不辭也

惺齋吟稿

金鳳綸著下同

紅梅閣雜鈔十卷

槐眉山房吟稿六卷

金鳳綸著下同

和亭賦稿六卷

駢體散文四卷

賦迹一卷

逸客瑣談四卷

秦藻著

五經纂要

陳時敘著下同

金剛經註一卷

尚書後案三十卷後辨一卷

王鳴盛著下同自序云

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尚書後案何爲作也所以
今文三十四篇自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餘
四十二篇亡矣由安國通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
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真但諸
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亡
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攸於三十四篇
刪去太誓又分堯典之半充舜典皋陶謨之半充益稷
改爲三十四篇并撰孔傳蓋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
已亡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
真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
爲張霸書自是二十四篇漢注亦亡矣予獨觀羣書搜
難鄭注惜已殘闕鄭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
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析其非折中於鄭氏名曰後
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
焉意草創于乙丑子甫二十有四成于己亥五十有八
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於有道江聲乃克成此
篇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自序云十七史者上起史記下迄
五代史宋時嘗彙而刻之者商榷

者商度而揚榘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
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爲改譌文補脫文去衍文
又舉其中典制事蹟全解帶滯沓綴駢駁以成是書故
名曰商榘也予束髮好談史學將壯輟史而治經既竣
乃重理史業庠所排攢二紀餘年恒獨處一室覃思諸
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書本再三讐勘又搜羅諸
子百家文集碑傳互相檢覆偶有所得輒識於簡帙牘
尾字如墨蠟久之皆滿無可復容乃記于別帙而寫成
淨本都爲一編計史記六卷漢書二十二卷後漢書十
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十卷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卷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卷新舊唐書二十四卷新舊五
代史六卷凡九十八卷別論史家義例崖略爲綴言二
馬卷終

蛾術編一百卷

詩文集四十卷

詠典堂詩

曹仁虎撰下同

案內分甄影集評花集伊

錢大昕序多硯集云五倫之中朋友居其一士方伏
處鄉里以朋友視兄弟其親疏若大不侔矣一旦辭家

直隸太倉州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七

而仕於朝與賢士大夫遊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
邸出或同車居則促膝收直諒之益極談燕之歡經年
累月靡間寒暑思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故
嘗謂朋友之樂惟京朝官所得爲多夫扶輿之秀鬱積
而生奇士求友者或數十里百千里始得一入然且出
處異地術業各方聞名而未見面者比比也獨京師爲
賢士大夫所會歸幸際承平野無伐檀之咏同聲相應
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科目之設士以登進士爲
榮而所謂同年者屬行而升比於異姓骨肉公務之暇
披衣相從固所當有而或以諸雜博奕雜之樂依遊而
玩歲月則君子不取焉炙硯集者習庵先生與其同年
友爲消寒會相與醅和之作也其會旬日而一舉會必
有詩或分題或拈韻始庚寅訖癸巳得詩若干篇予受
而讀之賦物之作清新而瀏亮詠古之作磊落而激昂
疊韻之作排募而妥帖譬之宮商合奏絲竹齊鳴風颯
乎有中和之音而無嫖聲之調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神之聽之中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歌也而
太史編之以爲雅音倘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
者耶唐時詩人唱和篇什最富者莫如元白二公同登
貞元進士第微之詩所云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者
也今習庵之詩爲朝野推重不減香山廣大教化而一
時唱酬諸公異曲同工視元和長慶之彥有過之而

及然則此集之刻其傳誦人口而流播雞林無疑矣
吳玉綸序刻燭集云戊戌孟冬曹春坊習庵出刻燭集
一帙示余蓋自甲申至丙戌與同人京邸聯句作也夫
詩有贈答有唱和有分題分韻尚矣而漢武栢梁詩說
者謂聯句所由昉唐宋集中間有作者大抵爭奇鬥巧
總期不詭於大雅耳今夫輪輻蓋軫閉門而造不出一
手而同適於九軌之用者其工力鈞也琴瑟祝嘏也熊
羆鼓八音繁會而同協於黃鐘之律者其音節諧也熊
羆雞黠春韭欣菴雜陳於五都之肆而皆以備易牙之
調者其氣味和也由此意推之可以讀此集矣余竊又
有感也諸君子遭逢盛世新至於立德立功立言之大
以其餘閒以醵以咏可謂一時盛事迄今纔十數年耳
如東亭厚石既相繼徂謝璞函又殉木果木之變與光
六兄左黃同選郎陰士論榮之而逝者皆不可作矣其
存者或奉使馳驅或歸故里其聚於京師者陟卿貳校
祕書類皆夙夜在公少宴息之暇欲如曩時從容談譚
遊戲於筆墨間而亦不可得矣習庵之存是集而余爲
之敘其緣起聚散存歿之感各有深焉者也抑所以相
勗于不朽之故者更當何如也不然詩乃諸君子之約
餘聯句之作諸君子詩之緒餘也豈果以是爲重輕乎
哉

宛委山房集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

轉注古義考

輶韶集

鳴春集

春槃集

瑤華唱和集

春輝堂文鈔

秦大成著下同

冬營齋吟稿

金剛經注疏

三傳經文互異考

王鳴韶著下同
自序云春秋三傳
公穀行于漢自魏晉以後左氏盛焉

大公穀二子皆受業于子夏氏其學固有師承矣要不若左氏之親得于夫子者尤親切而著明也顧傳有三家經一而已何以亦有互異之處呂氏春秋曰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至于晉兩問之則晉師已亥涉河也在子夏時其誤謬如此況經二千餘年之後傳抄襲譌莫從考證使學者強爲之說則鑿矣于暇日集其互異者錄爲一篇以左氏爲綱二傳爲紀間取子傳史漢諸書略爲疏引不加論斷俾初學有所省覽焉

十三經異義

祖德述聞

鶴谿賸稿

禮傳堂文稿

翠微精廬小稿

千文音彙十卷

蕭升著

說文分韻十卷

錢肇鰲著 肇鰲字堯光一字鈍夫乾
隆中諸生居外岡工詩文旁通六書之

學

質直談耳八卷

錢大昕敘云吾弟鈍夫篤志嗜古精於
六書形聲之學著書數萬言復以暇日

撰次生平所見聞可喜可愕足資懲勸者彙爲一編名
之曰質直談耳乞予一言敘之問其名書之由則曰向
嘗夢案頭置一書顯此四字因以名之亦未審其何謂
也夫境至幻者夢莊生有言曰富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夢往而知
此其大夢也明乎夢之非實有也然昔之占夢往往有
指非夢爲夢而卽能決夢之吉凶則夢何必非實也實
何必非夢孰著我見妄生分別自至人觀之眞不直一
笑者也今吾之爲是書也非出於親見卽得於傳聞無
一妄語也雖然吾能信吾見之無妄吾能保所聞之無
一妄乎哉此如夢然夢中以爲質直卽作質直觀可矣
子嘉其達於理也敘其語書於篇端時旃蒙大荒落如
月

鶴巢吟稿

陸授詩著

燕臺稿

陸遵書著下同

豫遊稿

停雲稿

七十二峰考

得岑館畫跋

澹庵醫測十二卷

周儀鳳著

建元錄

陸

著

春秋左傳古義

錢塘著下同

春秋三傳釋疑

律呂古義

唐自敘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僖尺知易

所謂周尺之卽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

直隸大書

卷五十六 藝文

三

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
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
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
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
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
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
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
實入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
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
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
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
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俞則黃鐘必非八百十
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寸四分則必以方徑爲圓徑
不知周禮只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鐘之宮不知玉
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
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
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
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
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
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
通則有法焉即黃鐘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其明

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圓周者圓幕之本也以方容圓
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幕若方周之有方幕故周異
則幕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幕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幕
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卽圓之幕也由是定爲方
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
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三
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
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幕亦方四而圓三一四也後
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俟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
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
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
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創圓割圓之術有脈
有孤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成弧矢有弧矢則
勾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而迭爲
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以爲弧者
卽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
物如環無端割而爲弧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
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
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旣以其不能盡而棄
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
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圓也止
於九十六脈其于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

以二尺爲方之圖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
環之圖而以六分以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謂其
與圖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圖周者不可無割圖也
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
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
以爲周幕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幕即圖之徑幕
也方之周幕猶圖之周幕也惟以十六爲十是已數皆
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幕一則方
周幕十六而圖周幕十徑幕十則方周幕百六十而圖
周幕百是爲周徑之幕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圖幕至
十倍即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之
術也舊術周幕不足徑幕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
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圖有舒促何容圖無舒促
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之比例而得周徑自乘
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自乘而十除之即徑之自乘求
方圖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圖之自乘求
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得皆平分
開之也舊惟周徑有幕今則方圖之幕又有幕然皆因
數以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
不可言也以徑一爲例徑幕百周幕千而方幕之幕十
萬圖幕之幕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

奇而方百者圖七九零也立圖立方何如
日亦不過三一六爲國則六爲方而已矣

泮宮雅樂釋律四卷

虛文昭序云大樂與天地相應故
審音與明時無異理也康熙年間

司天者中西各是其說而不相下廷臣莫能決
聖祖仁皇帝謂不明其理則何以判其事于是專精研
求於勾股乘除之術而數學於以大呂於是儀象攷
成之書而晦朔弦望無不正合朔中氣無不驗又推之
以定樂而有律呂正義一書不泥古法而獨探天地之
元氣爲發千古未發之祕
今上繼緒遵循之以爲

準所謂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此極千載

一時之盛也已儒者躬被陶淑之化而不明其理不究
其數陽景中天而替者不見震雷動物而聳者不聞不
當引以爲深恥乎嘉定錢君澆亭以名進士爲江寧郡
學官春秋二丁釋奠于文廟其所職也因恭閱祭之樂
章與其改宮起調之法而識其所以變通之由是默識
神會著爲一書名曰泮宮雅樂釋律凡四卷詳列
聖代所定律呂之度數于首以絲竹爲八音之綱領爲
具著其同異焉以字譜爲十二律相配爲明其畫一焉
以及七調之旋宮加減之比例絲竹之遷位無不條析
分明使人易曉更以器有長短厚薄弦有肥瘠當隨其
形質以定譜不當執一定之譜以概夫器同而形異者

此尤爲連變之論也錢君以所居之官盡所居之職故其言樂律也不泛及焉然其闢發精微之奧疎證并同之原彙而通之殆亦不外是矣夫天地之氣正而後樂正今者七政齊而八風平協氣旁流休嘉四塞樂之和也卽以理推之而可知也昔孔子嘆周文之郁郁而曰吾從周又非徒斤斤守不倍之義而已曩曾見蕭山毛氏今復覩是書是其信從也誠悅服也其所以導一世之趣而解將來之惑者不皆重有賴也夫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朔

易緯稽覽圖攷正一卷

唐自敘曰稽覽圖者鄭康成氏所注易緯七卷之一也世久無

傳頃歲朝廷修四庫全書發祕府圖籍始得之前明永樂大典中遂稍稍流民間予初讀之糾結盤互其指趣茫如也旣而覺其注之文意不屬者往往見於他處知大典所傳非其原本於是更定其次第使文皆以序相從而其義亦略可攷矣乾隆丁酉正月

述古錄四卷

史記釋疑三卷

塘自序云中記於諸史最善而錯謬特多更爲注家所殺亂文義益不可通于

率于披覽時隨文考正記在上方未暇纂輯從父竹江
先生二百餘條史考異一書於史記得三卷子弟獻之亦
有五百餘條史考異一書於史記得三卷子弟獻之亦
辯嗜算術開取律歷天官三書疑者釋之各得一卷抱
經虛先生語予仁和梁仲子致正史記褒然成書子既
釋是三者待詳何不以寄仲子附入其中會仲子亦託
盧先生向索因付梓且寄仲
子其餘則姑有待丁未八月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二卷
盧文弨序云律歷之源皆本
之數以彰聖人既則之而為易其用至於不可勝窮於
是審音制樂治歷明時相因俱起莫非聖人之所創造
以為治天下之道用若此其重也迨其末流易且專以
為卜筮之用而律則委之伶人歷則屬之天官家習其數而已
為非儒者之要務嗚呼彼俗人天官家能習其數而已
能知其理乎能通今術而已能兼曉古法乎古來大儒
若鄭康成若朱子若許文正皆宗聖人者也求聖於內
亦不遺乎外其於道與藝殆一以貫之矣故以為非儒
者之要務者皆怠與棄而又自文其不能者也始吾讀
兩漢律歷志有意欲通之而苦於不能布算則就同館
嘉定錢君辛楣而問焉錢君示我以乘除增減之術并
以所校兩志畀予子得以證家本之誤焉然其推算之
有誤太倉刊志

術終苦於思不屬而止今忽忽三十年矣華髮盈顛益
難重理前緒頃復來鍾山書院而辛櫛之從子概亭亦
爲郡博士於斯一見如故交哀然出其所著有補注續
漢書律歷志在焉則較之余前所得於其從父者布算
益加密辨證益加詳於前人說之未是者雖通人若蔡
中郎其論開闢至獲麟之歲與馮光陳晃所言俱誤亦
駁正之向所苦於難讀者以馮曉之字多耳今以晉宋
志參校肯得補正朗若列眉瞭如指掌使後來學者皆
得所從入之徑是書得此遂無復遺憾於此見儒者之
功非藝人之業之所可幾也彼唐之一行其於歷學古
今推以爲精然不解太初甲寅之元而謬爲之說又不
明杜預以爲長歷之旨而輕相訾訾此徒知今者之不
可與道古也必也合今古而會通之微儒者誰與歸概
亭父子真其人乎吾何幸而皆得交其人讀其書也乾
隆五十年三月

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

唐高誘自序曰淮南鴻烈解有許慎

於篇至劉昫作唐書經籍志唯載高注則許注已佚於
五季之亂矣而新唐書又宋史藝文志仍並列兩家謂
唐時許注猶存歐陽氏得其故籍以爲志可也宋時安
得復有許注而修史志者猶采入之歟觀陳氏書錄解

有曰既題許慎記上而序文則用高誘然則高注既
宋人以其零落僅存者歸入高注遂題許慎之名而
其未歸入者仍名高注可知也要其冠以高誘之序則
高注爲多矣今世所傳高氏訓解已非全書而明正統
十年道藏刊本首有高誘之序內則題太尉祭祠臣許
慎記上一如陳氏所云是卽宋時歸人之本以校高注
增多十三四其間當有許注也夫以淮南王之博辨善
文辭爲武帝所尊重復得四方賓客如九師八公者廣
采羣籍作爲是書固已極魁偉奇麗之觀而東漢諸大
儒各以博識多聞之學事爲之證言爲之註在焉而愈
略盡矣道藏本雖不全而雜有二家之注在焉而愈
訓解之止出一家而又爲庸妄子之所芟削者獨天文
訓一篇道藏本未嘗增多訓解一字而中有誘不敏也
之文其注亦遂簡略蓋此篇決出于誘而誘之所注而
術數未諸遂不能詳言其義耳然吾謂三代古術往往
見於周禮左氏春秋傳史記律歷天官書中其可以相
質證者頗有此篇儒者而弗明乎是卽經史之奧旨何
由洞悉而無疑也哉竊不自揆推以算數稽諸載籍於
高氏所不及者皆詳言之亦時正其舛謬如天一元始
正月建寅日入營室五度天正其舛謬如天一元始
上元則天一當爲太一而高氏無注以二十四時之變
覆比十二律故一氣比一音而注以十二月律釋之變
淮

直隸太谷州志

卷五十六 藝文

書

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歷術所無蓋
時已酉冬至脫其日名甲子自爲立春之日重言丙子
本與下文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和連卽
釋太二丙子之義而截立春丙子爲句間以注語似立
春僅去冬至四十二日此皆舛錯尤大者予之補注不
爲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書成於己亥之夏戊
申秋復改正數條遂繕爲定
本焉乾隆五十三年九月

溉亭詩文集

四益齋詩塘自敘曰子短於才而性又不能勤學故多
之事迹無律算數山川形勢以至篆籀分隸音韻經
之瑣細無不欲著書以明其鄙陋之一得而屬草未半
旋卽棄者多矣獨於詩則隨所得而錄之遂積若干
卷蓋以卽事成味足以寓意達情而爲之較易故也然
有子之學可者已二十有餘年而所得止於如此又不克
首丙子之秋就試金陵崑山諸敬甫探子篋得道途紀
行之作十餘篇以示上元嚴東有高郵王少陵二君遂
過予旅舍子自是始有置力於詩之意未幾遭大故廢
絕六七年乙酉丙戌之間再到省門一赴京華唯此時

所作爲多自歸江南復沈沒於顛厄疾病之中廢絕者
又七八年矣悲夫學業之成否雖各視乎其才始亦有
數存於其間耶子始學詩時亦嘗取漢魏以迄宋元諸
家之集熟讀而深思之而於曹劉李杜蘇陸之詩尤所
深嗜似曾略得其用心者因以謂區區於詞華格調之
間殆不足以爲詩必也本於性情而衷之以學識運之
以神機振之以骨幹然後詩可言也竊嘗以之自勵使
無顛厄疾病之累其心而得肆力於是焉雖不敢列於
當代作者之林亦不至於無成矣乎而自弱冠以來優
游燕處殆不幾時殘骸餘魂滅死無日方驚呼狂顧呻
吟涕泗之不暇而又奚暇謔吟也哉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良以稱名爲至難而沒世又甚易也然而詩者
君子之餘事以詩見稱非君子之所重矣至詩而猶不
克自名則尙何言哉會予病日深乃自取閱之而序其
可悲者如此冀世之聞而哀其志也然予
自是其永恨於無成矣乾隆甲午初夏

默耕齋吟稿

齊魯韓詩義證六卷

汪紹著下同王祖序云史記稱

韓同生於燕則韓太傅班固謂三家或取春秋或采雜
說皆不得其真魯最爲近之攷隋唐經籍藝文兩志韓

詩二十二卷至唐猶存而外傳十卷今尚完好又諸書
所引亦于韓詩獨多惟齊魯之詩久亡非獨其書不傳
卽說詩之大旨有不得而攷者矣雖然魏應習魯詩時
京師諸儒會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肅宗使專掌難
問親臨稱制則白虎通德論所載如相鼠爲諫夫其魯
詩之遺歟包咸亦習魯詩何晏論詩集解往往採包氏
說則如所注深淺厲揭亦魯詩之解歟翼奉傳齊詩言
南方之情惡行廉貞西方之情喜行寬大以釋吉日庚
午又言詩有五際而詩緯汎歷極謂卯天保也酉祁父
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又爲天門出
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
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與奉之言合意詩緯所
云四始六情必皆傳自齊詩故景鸞受河洛圖緯列其
占驗亦齊詩之教歟然奉與蕭望之匡衡同師望之入
穀之議衡政治得失之疏所引詩義當與齊故不殊與
齊魯韓三家初皆列於學官而伏氏父子章句至二十
萬言蓋繁芳若此迨于漢末其書具在而東西晉無有
爲是學者應劭謂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者信也昔
王氏應麟嘗輯三家緒言萃爲一編吾友汪君翺青以
爲未備也網羅遺佚挾摘瑣細殆無遺者又取諸書之
說旁推而曲證之凡成書六卷欲攷三家之大旨者備
於是矣世人抱殘守匱見古義古字之異輒色然以疑

不知七十子之微言有存什一於是者不可不寶也汪君名照工詩文嗜古博學矮紙細字日夜鈔撮不休尤湛深於經術云

毛詩訓詁考

大戴禮記解詁

卷

王昶敘云三代之禮因革損益與時爲汙隆聖王之大經大法於此

備焉周衰禮廢杞宋無徵聖人適周問禮因以知邠侯秦火之酷也漢興遺經開出六官存五上禮存十七有志於考禮者雖諸子百家猶將采掇而輯錄之況二戴之傳出於聖門之所記乎今小戴記行而大戴記幾廢是學者所宜究心也小司馬言大戴禮八十五篇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言大戴禮記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皆言四十篇今本乃實存三十九篇蓋各本或缺第六十七篇或以七十二篇三篇爲兩篇是以篇第有異耳子考哀公問投壺篇名經文皆與小戴同又禮察篇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者謬也踐阼篇諸銘見太公陰符金匱之文文王官人篇見汲冢周書禮三本勸學兩篇見於荀子直隸太倉州志

卷五十六 藝文

美

保傳見於賈子新語王言易本命五義見於家語五帝
德帝繫姓司馬遷采以作五帝本紀且夏小正及孔子
三朝會子皆別爲書今三朝五篇燹片亂行其三朝記編補林伯於
公問五朝記之說又小三朝記之說三會子十篇俱見記中其間多寡
不同路駁間出要惟七十子之徒及周秦漢問老歸宿
儒所傳無疑漢書謂戴德戴聖慶普皆后蒼弟子三家
立於學官蓋指士禮言之若大戴禮未立于學故史記
謂五帝德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而索隱言二者皆非正
經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多不傳學也然詩書之
序或疑其僞古文尙書出自梅賾皆得立於學而大戴
記宋時列於古文尙書出自梅賾皆得立於學而大戴
木性情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固已度越諸子百家
矣與小戴記並行宜也又考河間獻王所獻共百三十
一篇劉向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又后氏戴氏古經
七十篇今自小戴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三十九篇除
去重複之外實八十四篇遺佚已踰其半可勿鄭重愛
惜疏通而證明之歟大戴記之注傳世者惟盧辯一家
而辭簡略無以發其博大精深且傳寫日久舛謬滋甚
子友盧學士召弓戴太史東原曾釐正其文字而註解
未及爲汪君翊青力學嗜古恐微言之將墜也作爲解
詁糾集同昇采擷前說一字之誤必折衷于平當益頌
力者三十餘年矣後世有復十四經之舊者大戴之書

將立於學官則君之釋詁當與孔賈之疏並行豈不偉哉

陶春館詩文集

陶春館印譜

宋詩略十八卷

汪照姚璵同輯 紹自序云編唐詩者不下數十家兩宋之詩獨少專選東萊

文鑑所錄寥寥王半山曾端伯曾有輯錄前賢常病其偏任已見今已罕有流傳若西崑酬唱濂洛風雅亦集

僅數家精而未備內鄉李于田藝圃集搜採頗多然以

五代金元諸家則其間體例未合曹石倉十二代詩選

去取尤爲草率而潘訥庵吳蘭次吳以巽王壬子任之所

選詳略雖殊其未能鑒人意則均也惟石門吳孟舉之

宋詩鈔嘉善曹六圃之宋詩存大有功於宋人之集而

未經決擇屬變樹宋詩紀事網羅遺佚殆無挂漏然以

備一代之掌故非以示學者之準則苟非掇其菁英歸

諸簡要何以別裁僞體而親風雅余故與姚子和伯取

宋人全集暨諸家選本採其佳什而俚俗淺率者俱汰

焉書既成釐爲十八卷雖不克盡宋詩之美然其崖略

已具於此求宋詩之專選者或有取焉至作者里居出

處格遵史傳標準大凡其論詩可採軼事可書及鄙見

所得亦附載之祈不背
于知人論世之義云

蝸廬詩草十卷

周若霖著下同

若霖字惠宗

春也堂詞餘四卷

筆塵四卷

張承詩著 承詩字致修邑諸生精醫術乾隆二十二年疫癘大作所活甚多筆塵其醫

案也

臥漁吟草四卷

徐謬臣著 謬臣字冠干本姓樂監生學詩王鳴盛尤究心于靈樞素問諸書

所治輒
得奇效

夢餘草堂詩集四卷

張文謬著 按文謬字彥廉號芝亭

鶴銜堂詩集

張令僕著

海樵詩鈔

張允武著下同

海樵賦鈔

敬業堂集箋註

進賢山房詩鈔三卷

張璉著

儀禮經註疏正譌十七卷

金日追著

王鳴盛序云漢

十六卷次列經十七篇古經與十七篇文相列而多三
十九篇蓋以一篇爲一卷也十七篇者高堂生所傳漢
人謂之今禮卽今之儀禮也後漢北海鄭氏康成木傳
今文學又兼采古文爲之注古文所多三十九篇絕無
師說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惟鄭所注十七篇由魏晉迄
唐初賈公彥據黃慶李孟哲之疏爲之正義始得昭然
大顯于天下吁諸經中廋存而殘缺多者蓋莫此爲甚
雖張氏淳陽氏復放氏繼公類能究心于此而亦殊多
踳駁不純沿至明神宗時監本誤脫益不可問矣本
朝以實學造士於是經術大昌崑山顧氏絳著九經誤
字考校正十七篇經文凡若干條他若濟陽張爾岐之
句讀山陰馬駟之易讀校正經及注凡若干條然猶未
免有漏略者吳江沈彤之小疏則惟校冠昏喪三篇餘
皆未暇及且疏者所以解經及注也而此數家者皆未
詳校及此猶或不無遺憾焉吾鄉金子名曰追號璞園
研究實學好古而具深識其于九經正義旁及孝經論

直隸太倉州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天

語孟子兩雅精心警校並有成書統名曰十三經注疏
正譌就中儀禮正譌十七卷尤爲完備以視諸家所得
不啻增而數倍之其有功於經豈淺鮮哉爰者丁酉秋
璞園曾以此編質子明年戊戌夏草草題數行而歸之
意未盡也越四年璞園卒祝子之歎惘乎有餘悲焉張
子式慎字德華吾鄉名士也夙昔受經于璞園乃謀刻
其師之遺書復奉以就正於子子年衰目眊嘉德華嗜
學能成其師之美較數日功復爲審覈一周會吾門有
費生士璣亦篤志窮經適館于子家因相與商訂又改
補十餘事而今而後此經其可以毫髮無遺憾矣哉刻
既竣子遂詳序其緣起如此乾隆五十有二年歲次丁未孟冬

綠雨山房吟稿十二卷

金慰祖撰

自序云余幼卽喜

或七言句命之對偶得佳語時爲解顏退輒續成短什
計十五六歲時得詩四五百首戊子夏間添愧其稚率
俚拙則悉舉而付之火而自丁亥迄辛卯詩稿復如前
數至甲午歲校之自愧亦猶夫前也刪抹大半置詩篋
中又四五年矣邇來吟咏稍辨格律雖不敢自謂與年
俱進而藉以免支離杜臆之病者長者之教旨朋友之
集益居多每一憶及昔年未嘗不嘆質駑業荒不知妄
作徒拋廢日月似慙黃金于虛耗也今夏無事梅雨杜

門發取前所剩剩者再爲刪潤亥卯五年中存三十首而龍皮子春西泠游草另爲一卷至昔時喜作香奩語多柔靡不足錄今亦略存數首附之卷末聊見幼作且以誌吾過云丁酉五月端節前三日補梅主人自識

婁塘志九卷

陳職著下同

集杜詩二十卷

集李詩二卷

錢大昕跋云葑耘妹倩向集少陵句成各體詩千有餘首多而且工播諸藝林莫不

嘆爲奇絕方問序于余謀付梓人茲又取謫仙句爲詩其工與集杜正同因思古今來集杜句者固不乏名家若專集青蓮句則尙未多見以李杜文章欲兼而有之其爲光燄當復何如耶戊申暮春

葑耘詩稿

滄遠山房集

迂軒詩文集

讀書廬詩文集十卷

秦殿玉著

達生編

王珠著

按珠字品泉精醫理頗涉藏儒家
異書士林推重之教諭程瑤田時與講學焉

說文述誼

毛際盛著下同

登岱艸

楚游艸

浦鶴天藁

蒲翔春著下同

梅花村藁

百刪小艸

徐崧著下同

徐岳瞻遺藁

翠羅居詩稿

王紱妻姚氏著

繡餘草

閔宗寬妻葉宏湘著

炙香集

陳邁繼室張上慧著

蕙窗寫意草

陸

妻王珩著

剪燈吟

金集妻汪嘉淑著

蘭齋詩稿

桐城金大令繼室孔素瑛著

莊貞女遺稿一卷

閩秀莊氏玉清著

翠微閣集

僧本源著

偈語

僧行正著

非庵詩草

僧清杜著

慧香林稿

僧智通著

山居草木詩

僧智通著

梅園漫稿

僧德勝著

山居雜偈

僧育賢著

直隸太倉州志

卷五十六

四

西林小艸

僧宗道著

禪餘草

僧明暹著

樵餘草

僧德徽著

定山衲雜錄

僧超定著

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六終